

娘最喜欢的照片，
亲笔签了名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

对我来说,1970 年是刻骨铭心的不幸之年,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娘。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、经受着精神与病痛双重折磨的她,不满六十岁便被夺去了生命。

娘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三十多年来生死两茫茫,娘那坚毅、善良、姣好的面容,那一对深深的酒窝,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、我的睡梦中。在青年时代,娘就是主张妇女解放、追求独立人格的新女性。她被当时燃遍祖国大地的时代之火吸引,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勇敢投身历史潮

在她没有被点名称为“能干的女将”之前，我虽和她见过面，也点头问过好，但实在不认识她是怎样一个人。我知道她是个有名的记者，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纵笔一时的人物。当时《新民报》风行大江南北，读者盛赞它的头条新闻鲜明、扼要，据说大多是出于这位女记者之手。

费孝通



失去母亲的全家（摄于三十年代初）。自左至右：浦洁修、浦友梧（外公）、浦熙修、浦通修、浦安修。

流成为著名记者。在旧中国，她不畏强暴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，曾遭特务毒打，被捕入狱，险些丧命。在民主革命斗争中，她真是意气风发，活得轩昂，若当时牺牲，会死得壮烈。解放后，她满怀激情，写了大量歌颂新社会新面貌的通讯报道。《文汇报》办得颇有特色，1957 年 3 月受到毛泽东的表扬，娘在其中功不可没。很早，周恩来就亲切地称她为“我们的亲戚”；开国大典时，毛泽东赞扬她是“坐过班房的记者”。娘真诚地信赖党、热爱党，谁能想到，却在 1957 年 7 月成了“章罗同盟”中的“能干女将”，成为“大右派”。尽管如此，娘仍然一如既往追求



手术后在香山疗养（摄于一九六六年春），这是目前所见浦熙修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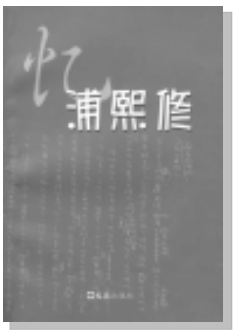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理想。娘的后半生，本不应该承受这么大的冤屈。娘绚丽而又悲凉的一生，永远铭刻在人们的思绪中。

1978 年 12 月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，我三姨夫彭德怀的冤案平反昭雪了。第二年初，我和弟弟袁士杰向中央有关部门写申诉信，要求对娘的“右派”问题进行复查，但得不到回音。年底，上海传来了消息，对我父亲袁子英在“文革”中被非法关押提篮桥监狱并致死的冤案，上海公安局作出“被迫害致死”的结论。我去沪筹备爸爸的追悼会，当时就有朋友认为，娘的“右派”问题也会平反，我认为很难。1980 年 6 月的一天，《北京晚报》记者杨德华女士忽然来访，告诉我中央已下文件，对娘的“右派”问题做了改正。我当即便到所在单位借阅中央文件，看到在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中央统战部“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”的文件（中发［1980］60 号）中，对我娘浦熙修的错案做了改正。这一平反尽管是迟缓的，但压在我心头

多年的沉重的大石头终于被搬走了。

那时由于“两个凡是”还有不小的影响力,政策的落实仍然困难重重,娘的追悼会迟迟没有举行。后来,在三姨浦安修的帮助下,我又给有关负责人写信,多次找原统战部长李维汉、副部长平杰山、张执一,文化部长周扬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等,要求举行追悼会,为娘平反昭雪,他们对我娘的情况是了解和关注的。几经周折,追悼会、悼词都一一落实,但悼词中“……以达到她多年来期望入党的夙愿”这句话,有关方面执意删除。我了解娘一生的追求,对此我只能表示在保留意见的同时,服从组织决定。

1981 年 3 月 19 日下午 3 时,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,由全国政协、民盟中央、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、上海《文汇报》共同为我娘浦熙修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会。此时,距离娘含冤去世已经十一年



亲友们怀念娘的文章,
由文汇出版社 1999 年出版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在浦熙修的追悼会上向其女儿致意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康克清、史良向浦熙修的儿女致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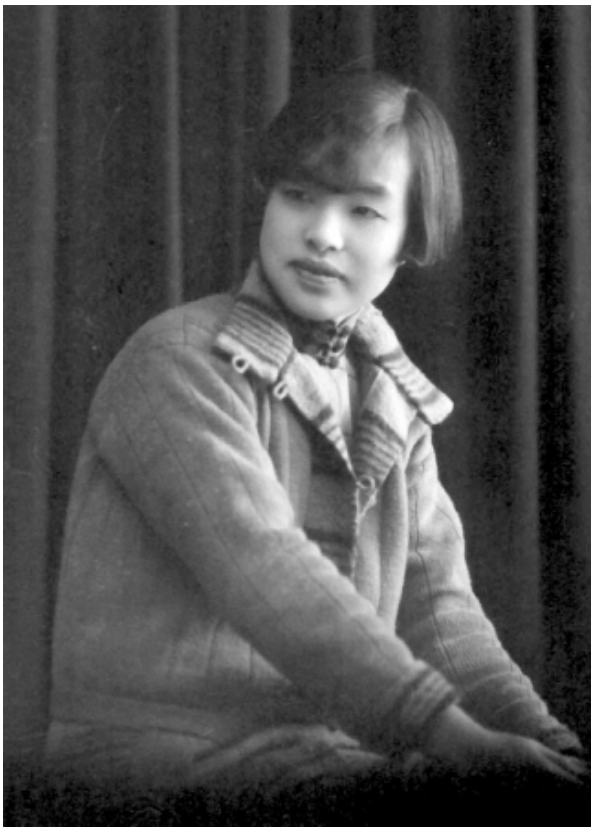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娘生前出版的作品：《新疆纪行》（1953 年出版）、《朝鲜纪行》（六人联名，1952 年出版）。

了。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（康妈妈是应我们之请，得到中央批准而出面的。1957 年反右时，康妈妈曾公开表示“浦熙修不是右派”，我们对她一直深怀钦佩、尊敬与感激之情）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，悼词中称我娘浦熙修为“优秀的人民的新闻战士”。

亲爱的娘，您安息吧！九死一生的朋友们都在惦念您，为早已远行的您遥遥焚香默祷，并谨掬一瓣心香，遥祝您的精神永生。



摄于1930年12月6日（二十岁），自己签名：“静涵”。

2

我娘原名浦嬰修,后来觉得“嬰”字太古董,才改用“熙”。她1910年10月29日出生在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市)。我的外公浦友梧早年在外地读书,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到北京北洋政府交通部任会计科员。外婆黄褧岫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,不识字,在家操持家务。为积攒几个零用钱,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到深夜。1917年外婆带着大姨契(后改为洁)修和我娘到北京找外公,以后一家就定居北京。到北京后,又添了三姨安修、舅舅通修,一家六口人的生计,全靠外公的薪金维持,生活相当拮



全家摄于二十年代中期。自左至右：浦熙修、浦安修、浦洁修、浦通修、黄[illegible]岫（外婆）、浦友梧（外公）。



摄于二十年代。

据。我娘七岁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，后升入女附中，从初一跳级至初三，高中只读了一年理科，统共只读了三年中学。外公不大懂得关心外婆和孩子，而且总觉得外婆多养了女儿，又说女孩子读书没用，常为此和外婆吵架，娘每次要学杂费都很困难。大姨洁修坚持上了大学，有个性的娘，读完高一就辍学了。为求得一技之长以谋生，娘兴趣所至，进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。学画的第二年，女附小缺代课老师，一心想经济独立的娘便去教书，从此以教书为主、学画为副。这样，娘十七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，为外婆争了气。第二年转正后，每月有五十五块大洋（银元）的工资，娘节衣缩食，积蓄足够



一九二九年(十九岁)失去了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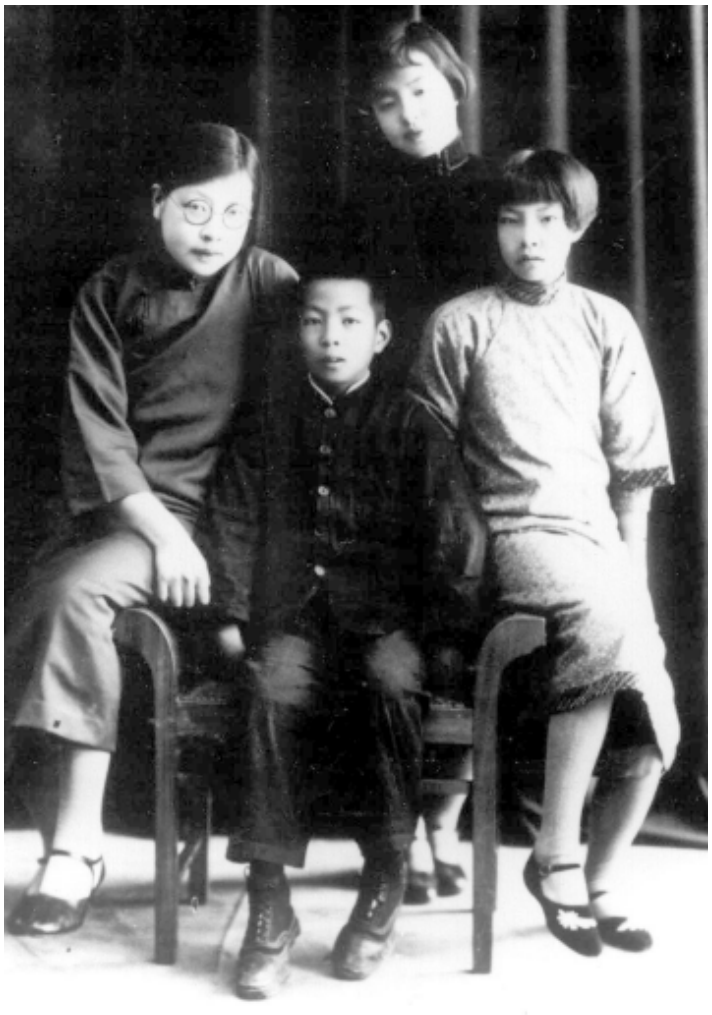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学时代的娘。

的钱以为投考大学之用。1929 年夏,娘的高中同学均投考了大学,她羡慕之极,就拿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的文凭试着报考北平女师大中国文学系,居然考上了。刚上大学,外婆不幸去世,外公此时已到南京工作,姐妹兄弟四人留在北平。不久,大姨洁修赴德国留学,抚养三姨(当时十一岁)、舅舅(当时九岁)的责任便落在我娘身上。娘从小心灵手巧,多才多艺,三姨告诉我,当时她的衣服是娘做的,毛衣、裤、袜、帽是娘织的。娘的功课很好,尤其数学好,曾教过小学数学、音乐、美术课。学画后参加过画展,毛笔字也写得好,外公填写履历表多是由娘代笔。舅舅通修、舅母南林后来回忆说:“二姐熙修是琴棋书画都行。”舅舅

从小受我娘的影响爱读古典文学作品,他象棋下得好也是跟着娘学的。1997 年舅母告诉我,一次,她的孙女弹钢琴时,正巧三姨安修在旁,三姨也兴致盎然地弹了几下。舅母问:“你们读师范的都会弹琴?”三姨说:“二姐熙修钢琴才弹得好,我不如她。”就连重男轻女的外公,也夸我娘聪慧。我娘那时边上学边教书,直到 1933 年大学毕业。那时毕业便是失业,几经奔波,她才在北平私立志成中学找到工作,当了一名国文教员。

还在大学时代,娘认识了爸爸袁子英,1932 年两人结了婚。爸爸原是中学教员,后到神州国光出版社北平分社当经理。神州国光社是属十九路军,是陈铭枢在 1930 年出资接办的,由王礼锡担任主编,大多出版进步书刊。1933 年,十九路军在福建宣



相依为命的四姐弟(摄于三十年代初)。自左至右:大姐浦洁修、小弟浦通修、二姐浦熙修、三姐浦安修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浦熙修与袁子英（摄于三十年代初，1947 年离婚）。



姐妹俩（摄于三十年代初）。左：浦熙修 右：浦安修。

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，事变失败后，神州国光社被查封，爸爸也在受通缉之列。他匆忙出走济南，当了一名代课教员，后来在祖父介绍下，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。开始娘不愿随爸爸去南京，那时已有了我和弟弟袁士杰，娘独自负担家庭生活，边教书边抚养我们，还要照顾三姨和舅舅，实在体力不支。1936 年春，爸爸将娘和我们接到南京，舅舅同行，我们与祖父母住在一起，舅舅通修与外公一起生活。当时，三姨安修已考上女师大，独自留在北平；从此，娘和三姨就分开了。娘他们姐妹兄弟感情非常好，由于外婆生前身体不好，要娘照顾三姨，三姨安修和娘最亲，她们在一张床上睡了十四年。三姨后来告诉我，娘结婚时她还大哭了一场。

娘的读书过程也是奋斗过程，由于当时的生活拮据而艰难，外婆早逝，外公远离家庭在外工作，抚养弟妹的担子极其沉重。逆境塑造了她的自强不屈的性格，困难磨炼出她的坚韧、正直、善良和对信仰的忠诚。早年的生活经历对她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我娘到南京后，不甘心当家庭妇女，不愿在经济上依赖爸爸，于是，就在报纸的求



与女儿在一起。



职广告栏里找出路。1936 年秋冬之交,她在《新民报》的广告栏中,发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,便去应试。考试题目正好是她深有感触的“妇女职业问题”,她有感而发,一挥而就,觉得考上没问题。然而发榜的时候,公司告诉她不招已婚妇女,后因其文章写得出色,将她介绍给《新民报》经理张君鼎。就这样,娘进了《新民报》。

刚开始她被安排做发行工作,后又转到广告科,娘虽对这些工作不感兴趣,但珍惜得来不易的职位,还是踏实工作,有空就给副刊投稿。偶然一次机会,报馆因为人手不够,临时派她去“救场”,采访当时在中山陵音乐台举行的集会。娘不辱使命,这篇新闻稿文笔洗练流畅,受到报社社长陈铭德的赞许,被调到采访部当记者,从而成为《新民报》第一位女记者。自此,新闻工作成为她喜爱的终身职业。

《新民报》是一张由同人办的爱国的民间报纸,它的办报宗旨是要求民主、抗日。在反动势力统治下,报纸既要图生存,又要谋发展,制定了“中间偏左”的编采方针,这些都与娘的思想相吻合,报社上下同人之间更多的是协商配合与互助,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,娘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,她在这里一直工作到 1948 年《新民报》被国

民党查封。

别家的孩子都叫自己母亲“妈”,而娘却喜欢我和弟弟叫她“娘”,说叫“娘”亲切。因为女孩子在封建家庭受歧视,只有娘疼我,所以我特别依恋娘,和娘的感情非常深厚。追寻最早的记忆,模糊出现在脑海中的是南京点着灯的昏暗屋子,娘要出去工作,她把幼小的弟弟锁在屋里,带上三岁的我。娘那时已是南京《新民报》的记者了。三姨安修放暑假时来南京,她们一齐唱救亡歌曲:“九一八,九一八,到了那个危险的时候……”不谙世事的我却调皮地将“九一八”唱成“揪尾巴”……

娘还在北平时,日军已点燃了侵华战火。东北沦陷!华北危急!面临国家、民族的危亡,娘和她那一代人都有着救国图存的强烈愿望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娘热血沸腾,瞒着家人报名参加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。受训两周后,她恨不得立刻奔赴抗日前线,无奈因我和弟弟的拖累无法远行,便请求祖母、大姑姑照顾我们,但她们只肯带着弟弟去武汉。南京即将沦陷,兵荒马乱中,娘带着我也辗转到了武汉。这时,三姨安修已加入了共产党,奉调去山西工作,1938年就去了延安。在武汉,娘以送别“壮士”的心情,与参加八路军的舅舅通修告别。然后,她带着我和弟弟,与自德国学成回国的大姨洁修一家人,一起逃难到陪都重庆。



任中学教员时的娘(摄于三十年代初自己的家中)。

1939 年祖父母来渝后,娘把我和弟弟交给了他们。在南岸安顿好住处,我上了小学,她又进城回到《新民报》社继续工作,后来担任了采访部主任,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报道和文章。在妇女地位极低的旧中国,娘作为一知识女性,力倡妇女要从家庭中解放出来,她认为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自立,且身体力行,终其一生。我幼年时对娘的这些思想就有深刻的印象。□

在重庆《新民报》工作的时候,娘最初住宿舍,常和住邻近女青年会宿舍的香港《星岛日报》驻重庆记者黄薇一同采访。1939 年重庆大轰炸炸毁了《新民报》宿舍,娘搬到了上清寺枣子岚垭的犹庄,与史良大律师家同住一个院内。当时《大公报》记者彭子冈住良庄,两家相距甚近,她们几乎每天同出同归,结伴采访,成为朝夕相处、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经三姨安修的介绍,娘认识了一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,不久,她成为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常客,熟识了中共在重庆的所有领导人。娘结识的共产党员朋友,都和娘相交相知,相互帮助。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,通过他们逐渐认识了共产党,且通过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主张的对比,而认同并倾心于共产党。娘时常将周恩来对于形势的分析带回报馆叙说,也影响着报社

我把社会分为光明面和黑暗面，好人和坏人。国民党贪污腐化，不抗日，搞摩擦，不民主，无自由，尽做坏事，令人愤慨。“皖南事变”尤其震动人心。而共产党说真话，讲道理，有办法，关怀人，做的都是好事。我有正义感，要求抗日，要求自由民主，我讨厌和仇视国民党的反动领导和腐败制度。我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。

浦熙修写于1955 年的自传



三十年代初的娘。



1946 年，彭德怀和夫人浦安修在延安枣园的合影。

舆论导向。三姨安修于 1938 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，周恩来、邓颖超便称娘是“我们的亲戚”。浦家三姊妹中，娘行“二”，无论年纪大小，人们都尊敬、亲切地称娘为“浦二姐”。“浦二姐”的名声在当时曾驰名大后方。

首先，娘是一名敬业尽责无私无畏的新闻工作者。面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，娘本着记者应监督社会走向进步的职责而努力工作。重庆是山城，坡多，上坡下坡全靠两条腿，当记者的是不折不扣的“跑”新闻。娘的采访面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许多领域，她工作勤奋，深入社会各阶层，建立了广泛的新闻联系。加上她有极强的新闻敏感，善于捕捉重要的新闻线索，嫉恶如仇，敢讲真话，不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